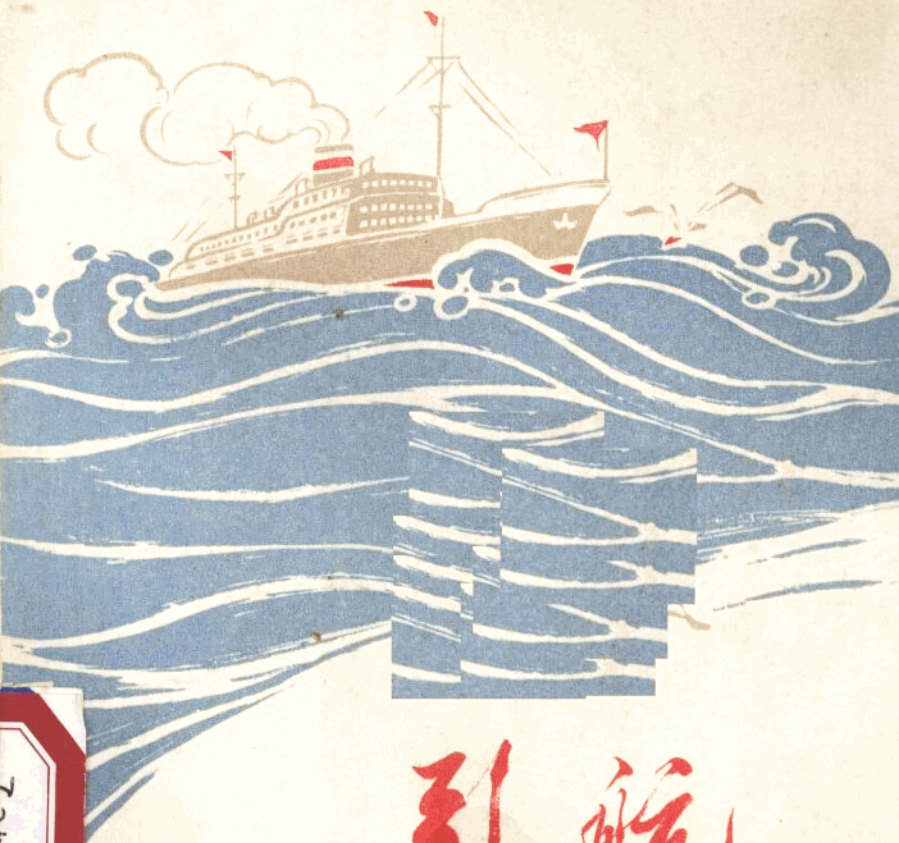




航引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PDG

目 录

我们都是无产者	程景楷 张 涛(1)
如 愿	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写作组(12)
矿山新歌	群 人(24)
“老参谋”	朱国鼎(31)
三八井	安启杰(47)
全 局	黎 田(56)
百倍警惕	黄海兵(65)
引 航	刘国华(76)
红 花	刘本夫(87)
领行工	郭卫明(104)
战 友	顾碧竹(122)
贴心人	红 石(134)
识 别	鲁志牛(142)
黄海妹	南通军分区民兵创作组(160)
“快”师傅	潘浩泉(173)
渡口新事	南通县石南公社业余文艺创作组(177)
榜 样	南京市人民商场业余文艺创作组(190)
顶天立地	迈 彬(197)
铁算盘	姜树芬(203)

我们都是无产者

连云港市 程景楷 张 涛

—

我们的海港，背倚云台山，面临黄海，港口对面峙立着长长的岛屿，形成了港口的天然屏障，使它成为一个优良的不冻港，被人称为是黄海边上的一颗明珠。它一年到头，络绎不绝地吞吐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远洋货轮，担负着对外贸易和支援世界革命的重任。我们的检疫所就设在港口上面。一天下午，我们正在所里学习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大家讨论得很热烈。忽然，门“吱”的一声开了，传达室老钟轻轻走到我面前：

“季医生，港监值班室来电话说，‘海星号’船长病了，请你马上去看看。”

我背上红十字药箱，急忙登上外轮“海星号”。当我走向船长室的时候，在扶梯口前发现一个白人水手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，脸色很忧郁，似乎想对我说些什么，但又迟疑不决。我走进船长室，一个正匍匐着擦地板的“侍者”连忙站起来：

“医生!?”

我点了点头。一看，这侍者年龄虽然不过二十几岁，但却显得苍老，身体也很瘦弱，可能是由于长期匍匐工作的缘故，背也显得有些驼。他默默地为我拉开了里间房门。顿时，一股刺鼻的香水味迎面扑来。这是一间豪华的卧室。看得出来，一切陈设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，十分考究。半卧在“席梦思”钢

丝软床上的船长礼貌地向我欠了欠身。

“您好，先生。”他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。

“您好。”我回答着，然后坐在病人床边的沙发上，仔细地询问并检查了他的病情。原来只是一般的高血压病发作，便嘱咐他好好休息，按时服药。船长满意地表示了谢意，并告诉我船要在此地进行航修，可能要多停留几天，希望我常来看他。我表示同意，但心里总是惦记着扶梯口的那位白人水手，于是便匆匆告辞了。

果然，当我走进扶梯口的时候，发现那位白人水手依然立在那里。便上前打了个招呼：

“朋友，您好！”

“您好！”听得出语气中有些激动。他高高的身材，留着一头长发，眼睛很大，眼眶有些深陷，两腮略显清瘦，以致原来就很高的鼻子，显得更加有些突出了。他的两眼不住地盯住我身上的药箱。

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？”

“我叫佛伦得……”白人水手难为情地把视线移开药箱，期望地看着我，“我的朋友阿里病了！”

“在哪？”我急忙问道。

“机舱里。”

说着，佛伦得把我领进一间狭小、昏暗的水手舱室。里面拥挤着三张单人短铺。三条一色陈旧的粗毛毯散乱地堆放在铺上。屋里散发出浓烈的机油气味。

“请您先坐坐，我喊阿里去。”佛伦得匆匆走下机舱。我坐在床沿上，默默地打量着舱室里简陋的陈设，心潮不由地翻腾起来。啊！多么熟悉的小方洞啊！解放前，我就是在这样的“小

方洞”里生活了整整十个年头啊！后来……忽然，我的思绪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。

佛伦得领着一位身材魁梧的黑人水手走了进来，并把他介绍给我：“阿里，我的好朋友。”

我对阿里说：“我叫季青，港口医生。”

对方没言语，那深沉的目光盯住我的脸。接着，一双铁钳般的大手热情地伸了过来，把我的手紧紧握住。

“哦，这样烫，在发高烧啊！”我抬头看看阿里，只见他黝黑的脸庞微微发亮，短短的头发一圈一圈地卷曲着。他咬着嘴唇，显得有些倔强。他那宽大的额间，几颗豆大的汗珠颤抖着向下滚动。多么坚强的意志啊，看得出他在忍受着极大的病痛。我顺手掏出手帕给他拭了拭汗。请他坐下后，很快给他检查了病情，作了治疗，并建议他要“马上休息”。阿里感激地望着我，两只眼睛润湿了……

我问他在船上做什么工作？

他不作声。

我问他什么时候生病的？

他也不作声。

我问他现在觉得怎样了？

他还是不作声。

看着黑人兄弟激动的眼神，就觉得他想要对我说些什么……但没有说。我茫然了。佛伦得好象看出了我的心事，几次向我投过示意的眼色。我虽然没有完全领会，但也没有再继续问下去。我开足了药，并把具体用法告诉了佛伦得，就站了起来。阿里那双深沉的眼里露出依依惜别的深情，随后向我重重地点了点头，表示再见。不知怎的，从这短促的相会中，

我们好象被什么连在一起了。我望着阿里，不觉也深深地点了点头。

佛伦得把我送上甲板，我们默默地走着。在经过扶梯口时，我禁不住问：“阿里为什么不说话？”

“朋友，他多么想说话啊！”佛伦得说，“可是他哑了！”

“哑了！？”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后悔自己刚才不该那样鲁莽。

“他是什么时候哑的？”

佛伦得脸色阴沉了。他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话，两手抓着栏杆，停下了迟缓的脚步。

一只海鸥扑打着双翅，高叫着在我们眼前打了个圆圈儿向远方飞去。看着这快活的海鸥，佛伦得情不自禁地深深叹了一口气，惋惜地说：“朋友，那还是两年前的事情，我和阿里在这‘海星号’上当水手。阿里是我们船上最好的水手。一次，我们船路过非洲的咆哮角……”

哦，我明白他指的“咆哮角”就是“好望角”，那里风浪险恶，老水手们都称它是“海上坟墓”。

佛伦得说：“那是多么大的风暴啊！飓风把海都掀翻了。我们‘海星号’顶着狂风恶浪开了五天五夜，船位却仍未动。第六天，无线电天线突然坏了！……”佛伦得顿了顿，“修理天线，要爬十多米高的桅杆。朋友，你想，有谁能爬得上去呢！全船都沉默了。正在这时，船长命令我说：‘佛伦得，爬上去！’啊！叫我？！我怎么爬得上去呢？可是，我是被船主雇来的，不爬能行吗？我们当水手的都深知那样的后果……就在我犹豫不决、进退两难的时候，一个黑人水手冲了上去。啊，是阿里！我们船上谁不知道，他身体最结实，爬杆技巧也最熟练。不过，因为他是黑人，船长不重视他，只把他当作一个下等水手使

唤。现在，他冲了出去，向着“死亡”、向着全船生存的道路冲去了。我们全船水手都屏住呼吸，手捧着心，看着阿里，一公尺，两公尺，……五公尺……阿里敏捷地向上爬去。海浪翻滚着越过船舷，飞上桅顶，船身剧烈地摇动不停。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阿里……啊，上去了！上去了！修好了！下来了！紧张，激动，喜悦……”

佛伦得的声音渐渐沙哑起来：“就在这时，阿里，不知是过度的疲劳，过分的紧张，还是风浪的袭击？总之，他，我们的阿里，为了我们全船的生命，也为了我免于被开除，他从桅杆中间摔下来了！是那么突然，那么措手不及，竟至于使我未能……”

佛伦得的叙述深深揪住了我的心。

“阿里怎样了？”我急切地追问。

“他……”佛伦得脸色沉郁起来，“他不省人事昏迷了三天三夜。这是多么漫长、多么难熬的三天三夜啊！我们水手轮班看护他，谁也吃不进，喝不下。等啊，盼啊，……等我们的阿里醒来，盼我们的阿里开口。阿里，我们的阿里终于甦醒了！甦醒了！！后来，我们船安全地驶过了开普顿。我们是多么的兴奋啊！不知是谁扛来了一箱浓烈的白酒，真正的威士忌！我们喝啊，喝呀，为我们阿里的健康干杯！为我们阿里的健康歌唱！那天，我们高兴得简直要发疯。就在这时候……”佛伦得突然停止了叙述。

“这时候怎么啦？”我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我们的外国雇主来了，还带了个医生。他们口头上说得好听，给阿里治病。但当发现阿里左腿伤残以后，马上宣布开除了他。这晴天霹雳，使正在病床上的阿里把肺都要气炸了！

他浑身颤抖，两眼血丝暴涨，怒吼一声：‘你们这帮吸血鬼！……’口吐鲜血，栽倒床下……从此，我们的阿里再也不能说话了！后来，事体闹大了，我们船上的水手，在港口兄弟船员的声援支持下，举行了联合罢工。最后，雇主不得不把阿里留下来。但是，阿里从此成了哑巴！”

我被佛伦得的叙述深深感动。我觉得我的脉搏和阿里的脉搏、佛伦得的脉搏在一起跳动，跳动……

二

从“海星号”下来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的心潮翻滚，久久不能平息。早上，我们学习《共产党宣言》的情景又展现在眼前，“全世界无产者，联合起来！”这口号声激荡着我的心……。快到家了，从我家窗内传出来女儿小英的朗诵声：

我家在非洲，
我的名字叫阿奴。
橡胶园里当童工，
一年苦到头。
外国主子骂，
老板鞭子抽。
风凄凄，
雨飕飕。
泪往肚里滴，
血似橡胶流。

朗诵声凄楚低沉，好象不是我的女儿小英在朗诵，但那带着稚气的音调告诉我，朗诵者却正是她。

我家在非洲，

阿爸名字叫牯牛。
风里行，浪里走，
洋人船上当水手。
外国主子欺，
船上雇主揉。
顶狂风，
逆恶流。
从此成死囚，
日子不如狗。

听着小英的朗诵，不由勾起我埋在心底深处的一段往事……

那是三十三年前的事了。我的家乡山东农村发生大旱，田里颗粒无收，又赶上瘟疫流行，全家七口人死了五口，只有我和父亲跟着人家一只破船，逃到十里洋场的上海。后来，为了谋生，经朋友介绍，被廉价雇在一艘叫“魔怪号”的美国轮船上当水手。就在那一年夏天，“魔怪号”因赶运一批货物去雅典，途经红海。那是一个少见的酷夏，万里晴空，气温高达四十三度。无边无际的红海，由于强烈阳光的照射，炙人的热流封锁了红海，把红海烧得通红通红。早已破烂不堪的“魔怪号”在火海里腾腾欲焚、摇摇欲沉地航行。本来“魔怪号”应当在吉达港进行航修，但外国资本家为了赶行情，赚大钱，没有靠港。一天，“魔怪号”上那个年久失修的淡水舱突然爆裂了，虽然经过百般抢修，还是无济于事。没有淡水，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生命。一天，两天，三天……那是多么难熬的日日夜夜啊！头顶上烈日炎炎仿佛一盆炭火，海面上蒸气腾腾犹如一锅沸水。不少水手中暑了，只有我和父亲还算好些，便到底舱去替换早

已昏迷不醒的三个生火工。由于缺水，过不多久，我父亲也昏倒了。怎么办？往前离赛得港还有三天的路程，往后回吉达港也要三天的路程。就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候，船长把仅有的一点储备淡水封闭了，这可激怒了我们。于是，一场你死我活的夺水斗争在“魔怪号”上爆发了。黑人水手、白人水手、黄人水手……大家一条心，拧成一股绳，向外国资本家展开了斗争。斗争持续了五个多小时。最后，淡水柜被打开了，水果箱也被打开了。一位黑人水手双手捧着又红又大的苹果，匆匆跑到我父亲跟前，可是我父亲已经闭眼了……

我边走边回忆，不知不觉来到家门口，我的女儿小英看我沉思的面孔不解地说：“爸爸，您在想什么？”

“哦？是啊，我在听你的朗诵。”

“还好吗？这是我们红小兵宣传队编写的。”小英自豪地说，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，一眨不眨地望着我，期待着我给她提意见。

“还不错，就是太沉闷一些。要是能表达出黑人兄弟的斗争精神来，那就更好了。”我拉她到一边，对她说：“来，我先给你讲个故事。”

于是，我就把她爷爷在解放前的那段遭遇，和我今天在“海星号”上见到、听到的事情，从头至尾给她讲了一遍。

当我讲到黑人叔叔阿里如何摔伤时，她咬紧嘴唇，激动得举起小拳头呼喊着：“打倒雇主！”

当我讲到阿里叔叔从此变成哑人时，她睁大了水灵灵的眼睛看着我，充满希望地问：“阿里叔叔还能够讲话吗？”

是啊，黑人兄弟阿里还能够讲话吗？我想：阿里的哑症是在过分激动的情况下，吐血昏迷致哑的，是属于一种突然神

经失控性的哑症，这与先天性的哑症不同，比较好治。佛伦得讲，他的听力现在还没有完全丧失，这是阿里哑症可以治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利条件。想到解放军用银针打开聋哑禁区的先进事迹，想到自己曾用新针疗法治好一些聋哑病人的经验，我充满信心地说：“能，你阿里叔叔能讲话。只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走下去，就一定能够排除万难，争取胜利，为支援世界革命作出贡献。”

三

黎明，我背着红十字药箱，走进检疫所党委办公室，想把自己的决心、打算向党委作详尽的汇报。

党委书记老赵同志正在看着什么，见我进来，便高兴地说：“老季，你来得正好。”说着，把手里的一封信递给了我。信封上用英文工整地写着：“交中华人民共和国××港卫生检疫所收。”下面的署名是：“海星号”全体水手。

我抽出信笺，几行粗犷的大字跃入眼帘：“朋友，我们都是无产者！当我们在画报上看到你们中国医生，用小小银针打开了聋哑禁区的时候，我们——你们的朋友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为你们的成功而兴奋，为你们的胜利而欢呼，也为我们的朋友阿里而高兴。朋友，你们知道，阿里是多么想说话啊……”

这是一封无产者的来信，一封充满兄弟情谊、阶级情谊和国际主义精神的信件。我读着读着，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便向老赵同志说：“赵书记，请组织上把这任务交给我吧！”

老赵看着我，满意地点头说：“根据‘海星号’全体水手的要求，上级党委研究决定，立即组织医疗小组，利用‘海星

号’航修的机会，尽我们的全力，用新针疗法为黑人水手阿里治病，并决定由你担任主治医生。你有什么意见？”

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！党把我要说的都说了，要想的都想。我只简单而有力地说了说一句：“坚决完成任务！”

赵书记一双大手紧紧地握着我。这是党在鼓励我，支持我，我顿时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。

四

五月一日，全世界无产者的劳动节。欢腾的海港披上了节日的盛装，到处充满了生气，充满了力量。

经过十五天航修的“海星号”，就要满载着中国货物起航了。经过精心治疗的黑人水手阿里，已经能说话了。他满怀中国人民的兄弟情谊与我们惜别。他那一双有力的大手，紧紧地抓住我的手，握了又握，股股暖流渗透到我的心田。他似乎有千言万语要倾吐，但只激动地说了一句：“毛泽东，伟大！中国，伟大！”晶莹的泪珠，顺着他的脸颊滚滚而下。

为了祝贺阿里的健康，为了友谊，我们特意在海员俱乐部，请红小兵为“海星号”全体船员表演了文艺节目。演出会上，我的女儿小英朗诵了她们新编的一首诗歌“我家在非洲”：

我家在非洲，
非洲椰林吼。
要解放，要自由，
拿起枪杆斗。
砸碎铁锁链，
再不当马牛。
战鼓擂，

凯歌奏，
奴隶昂起头，
主子发了抖。

朗诵声高亢有力，仿佛大海怒涛，犹如滚滚春雷。

突然，一个身躯魁梧的黑人冲上舞台，他，就是阿里。

阿里双手把小英高高举起，不停地旋转着，热烈地吻个不停……

“海星号”船员们都围拢上去，当他们知道这个小女孩就是我女儿时，兴奋极了，用中国话连声说：“太好了，谢谢！谢谢！”挽起我的胳膊，把我也拉上舞台。阿里更是激动，他指着我说：“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生，他们是白人水手，我是黑人水手，我们都是无产者！”

全场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

人们高呼：“全世界无产者，联合起来！”这激越而响亮的口号声震荡着海空……

如 愿

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写作组

—

一年三百六十天，除了下雨下雪，保管员老谢天天早上都在他那仓库门前慢悠悠地打太极拳。打过一套拳，就精神矍铄地提着一只破旧的小铁丝篮子到处转。一面捡着被丢在角角落落里的废纱头、小螺钉、小木片之类的东西，一面笑眯眯地跟上班的人们大声打招呼。这几天，自从他收了肖梅这个徒弟之后，太极拳照打，铁丝篮子照提，就是脸上不笑了，肝火也特别旺。大家都说，老谢有心事了。

老谢发什么愁呢？老年人有老年人的心思。早两年，厂领导就动员他退休了。他好说歹说，又是伸拳又是踢脚，当着领导的面，做了太极拳里的几个高级动作，硬磨软泡才对付下来。一晃又是两年多了。前两天，又过了六十三岁的生日，虽说是“甘蔗吃到老头甜”，老谢日子越过越舒坦，又每天坚持锻炼，身体还硬朗。但是年岁不饶人，六十三毕竟是六十三。稀疏的头发变成了银丝，脸上的皱纹编成了“网”。看来这个班是非交不可了。

一想到交班，老谢心里有股说不出的味儿。解放前，他在日本鬼子的工厂里挨过皮鞭，在资本家的厂里当过牛马，苦水里整整泡了四十年。解放后，党把他救出了苦海，还让他在工人自己的厂里当了“家”——管仓库。吃过苦中苦，方知甜中

甜。老谢，这个实打实心眼的人，从此，一头扎在自己的“家”里，一颗心拴在那些“家当”上。提起当“家”，二十年前，老谢管的全部“家当”只是几只油桶、一把算盘。如今，算盘还是那把老算盘，不过，“家当”可大变了样：三开间的大瓦房又明亮，又宽敞，象个小礼堂；大油桶小油桶，一溜溜一行行，一个个油光铮亮；一排排货架上，什么劳保用品、涂料、漆料、小五金分门别类堆放得整整齐齐，就象个百货商场。他常常戴着那绑满了细铜丝的老花眼镜，背着手，象逛花园似的在那一溜溜油桶、一排排货架中踱来踱去，摸摸这个，搬搬那个，总要摆得整整齐齐，有条不紊。看着仓库，看着这些“家当”，他常常笑得眼睛发亮。但一想到不久就要和这些打了二十多年交道的老“伙伴”们分手了，又不免有点伤心。他作梦都想有一个称心如意的人来接班啊！

厂里也早有这样的意思。支部书记早年把就对他说过：“老谢，你都成了我们厂的‘高精尖’了，不要不服老啦，趁身子还结实，挑个人接接手吧！”他沉吟了一下说：“我倒不是老马挡道，我是不放心呀！这不是个小事，可不能慌，我要挑个满意的，班不交在这样的人手里，我对不起毛主席，对不起党啊！”这事一搁就是一年多了。

大前天，也就是老谢六十三岁生日那天，他正戴着老花眼镜劈里啪啦地拨弄着算盘在结账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书记站到了他面前：“老谢，今天整整六十三了吧？”老头子一听心里不高兴，去年他忌讳六十二，今年忌讳这六十三。他“嗯”了一声，头都不抬，仍然打他的算盘。其实，他心里也早已估猜到：准是来动我脑筋了，你开局来个“当头炮”，我就来个“马来跳”，拿出打太极拳的慢功跟你磨吧！书记会意地一笑道：“你看，

给你带来个徒弟！”算盘珠突然不响了。老谢心里一喜，连忙抬眼从眼镜边望去，面前站着个陌生的小姑娘。红扑扑的圆脸上，一双乌黑闪亮的大眼睛象灌了水银似地骨碌骨碌地上下打量着他，长长的眼睫毛往上翘着，多象只玩具娃娃。老谢心里一凉，轻轻地摇了摇头，心里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小丫头，细皮嫩骨的，能照料这么大家当？怕是要我来照料她哩！”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他眉毛一动，算是笑了。

“肖梅。”女孩子垂下了眼睛，有些腼腆。

老谢心里又一愁：“这样羞羞答答的，怎能管仓库？怎么跟人打交道？”

“多大啦？”

“十六岁半。”

“嗯！”老头子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。不知为啥，这句准确的回答使他有点宽心。

书记走了。肖梅眨着那双乌亮的眼睛从油桶到货架，从师傅的老花眼镜到那只绑了又绑的算盘，打量着这陌生的一切。

“师傅，派我事情吧！”一个羞怯而诚恳的声音。

“刚来报到，熟悉熟悉环境，不忙做事。”

“不！”肖梅拿起扫帚就打扫起来。

看着又是扫地又是抹桌的肖梅，老头子心里一阵高兴，眼睛又发亮了。

可是，第二天就出了一件事，把老头子脑子里的那些好印象冲得光光的。那天早上，他打过拳照例到门背后去提那只旧铁丝篓子，手一捞，不在，找了一圈也没看见。奇怪，昨天用完后明明放在那儿的，这是他多年的老规矩了。他有点发急了，喊道：“肖梅，你看见那铁丝篓子没有？”

“师傅，是门背后的那只破的吗？”正在抹桌子的肖梅停下了手：“昨天打扫卫生时，我把它……”

“怎么？你把它扔啦？”老谢的眼睛瞪了起来。

这下可捣了马蜂窝。这个破铁丝篓子就能扔了吗？！这是他二十多年的老伙伴了！老谢立足仓库，眼看全球，时刻想着全人类的解放，为了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，对世界革命作出贡献，他用这只篓子提回来的玩意儿，怕能堆成个小山了。这篓子是他金不换的宝贝呀！肖梅是初来乍到，摸不着“锅灶”，好心做错事，竟把它当破烂扔了。她一看师傅这吹胡子瞪眼睛的架势，知道坏了事，心里怦怦乱跳，一双大眼睛惊慌地闪动着。

“扔在哪儿啦？”老头子盯着她。

“我，我去找回来。”她心里慌，走得急，还没跨出一步，只听见“哗啦”一声，那只放在桌边上的算盘被她身子一带，摔下桌去。那算盘绑了又绑的，经得起这一惯吗？顿时散了架，算盘珠子“笃落落”地满地乱跳。老头子顿时白了脸。肖梅的脸“唰”地一下涨得象块烧红的铁。

真是“船漏偏遇顶头浪”，这算盘就能惯了吗？老谢开始用它的时候，肖梅还没有出世呢！二十多年来，他在这算盘上不知算出多少笔节约账，节约了多少钱。如今，家业大了，条件好了，算盘也坏了。可他没舍得换，用细铜丝绑了又绑，扎了又扎。他常说：“让这老伙伴常常提醒我，不要忘了革命传统啊！”这算盘是他的起家宝呀！

熟悉老谢脾气的人都知道，肖梅这回可“遭殃”了。这老头子丁是丁，卯是卯，很不喜欢大手大脚、浪费国家财富的人。可肖梅偏偏在拜师傅的第一天就惯了他两件宝贝。